

四書古人典林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二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帝王部下

附 公劉

篤前烈

武成我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遷關
天雅

劉匪始

康廟先王后稷公劉后稷曾孫
篤公

我思輯

用光弓矢斯張千戈咸揚爰方啓行
篤原

居安康

寧也場疆田畔又爲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

繁既順

迺官而無承歎陟則在獄復降在原何以并

之維玉

及琚鞞琚容刀胥相也庶繁居之者衆順

安宜偏

也無承歎得其所不思舊蠟山頂舟帶也鞞

四書古人典林

卷之二 帝王部下

公劉

刀鞘琫刀上飾容飾之刀言公劉至豳相土以居帶
此劍佩上下於山原又爲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
迺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京高邠師衆也又爲公劉于
京斯依踰踰濟濟俾俾兒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
于于率酌之用飽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此言宮室
既成而落之又爲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
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
陽幽居允荒景考日景以正四方岡登高以望山
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又爲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
亂取厲取鍛止基殫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邇其過
澗止旅廼密芮鞠之卽亂舟截流橫渡也厲砥鍛
鐵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鞠水外也始來定居涉渭
取材爲舟取厲鍛而成宮室既止基乃甌基田野日
益繁富居有夾澗鄉澗者復豳風七月築傳虞夏之
卽芮鞠居之而豳地日以廣豳風七月際后稷封于

師及夏之衰棄稷弗務后稷子不密失其官守而自
竄於戎狄之間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后稷
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其後周
公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

音竹

太王

自豳遷岐

大雅縣縣瓜陵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

走馬率西水濟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

膺膺塹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

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畝自西

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

錫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之陳陳度之薨薨築之

盤盤削屢碼碼百堵皆興鼙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

四書下人其水卷下公劉太王

有仇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豕土戎醜攸行
大猷小沮漆二水在幽地陶窰也復重窰穴土室言
周人始生如瓜瓞至文王而後大周地在岐山南廼
廼肥美也地美苦者亦甘契龜灼龜以卜也揀盛土
於器陬陬衆也度拔土於版薨薨衆聲登登相應聲
馮馮牆堅聲磬鼓以鼓役事王之郭門曰皋門仇高
貌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木拔道通亦不隕厥問柞
也豕土大社戎醜大衆也木拔道通亦不隕厥問柞
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惟其庶矣肆故也太
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是
時林木阻深人物鮮少其後生齒漸繁木拔道通混
夷畏之而奔突竄伏喙息而已則已爲文王之時矣
上帝眷顧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
度上帝眷之憎其式廓乃容西顧此維與宅莫定
也二國夏商不獲謂失其道四國四方之國皆致也

情作增式廊規模也上帝眷顧帝遷明德又作之屏

西上以岐周地與太王為居宅帝遷明德又作之屏

之其歷其節帝遷明德中夷哉路之其極其楮攘之剔

固一作拔起屏去也商木立死者翳自斃者灌叢生

者例行生者明德謂太王串夷疑即昆夷載路謂滿

路而去配賢妃謂太姜岐地山林險阻近昆夷遠遁

漸開闢乃上帝遷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

天又為立賢妃以助之是作邦作對又帝省其山柞

以安命既固辛成王美作邦作對又帝省其山柞

兌帝作邦作對自犬伯王季帝見其木拔道通則

知民歸者衆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對猶

當也擇其可當肇基王迹武成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此國者以君之肇基王迹武成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成基克自抑良

無逸周公曰我周太

始翦商

魯頌后

於此

王王季克自抑良

太王

稷之孫

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荒岐山周頌天作高山
 商王迹始著有翦商之漸大王荒之彼作
 矣女王康之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此祭
 大王之詩荒治康安人歸者衆有平夷之路
 弛文德孔子周始弛其友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弛施也詩作矢陳也協作治詩美宣王此
 取以爲喻

王季

勸王家

武成王季其勸王家

自抑良

無逸我周太王

因心則友

王季克自抑良

大雅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爲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則王季猶當也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大伯避王季
 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言王季友其兄因心自然既

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德以厚又維此王季
周之慶而與兄以讓德之光帝處其心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類克君王此大邦克
順克比度能度物制義和情靜也類能分善惡順
慈和徧服比為西伯
上下相親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
伯於西受圭瓚和鬯之賜
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文王武王二王之事經傳

受成命周頌昊天有成典
神天文武善承其累能
勝其德可為神天之主
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敷集大命
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民習服不敢違
克知

四書古人也宋二帝正邪下
王季
聖聖

灼見俊政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宅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任人準夫牧三

未任俊底至齊信康王之誥昔君文武丕平

明手俊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溥博均

平薄敷富民不務咎慈輕省刑罰其勞德聰明齊聖

不務罰之心推行底其至兼盡極其誠

問命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且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

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克慎明德文侯之命丕顯文

臧下民祗若萬邦感休克慎明德昭升

于上敷聞于下惟時西方美人邶風山有榛隰有芾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西方美人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今文治武功祭法文王以文治

託言指西周之盛王文治武功武王以武功去民

之耿光大烈立政以觀文王之耿祖宗祭法祖文王

文王

有聖瑞

史記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

書止于昌戶之

有聖德

百語文王在母不憂在傳弗

說不足信也

二號而惠慈二蔡刊于太姒比于諸弟事王謂華

蔡事王季

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

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

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

文王武王

文王

文王

有原應曰**小心翼翼**大雅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
諾然後退**小心翼翼**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
多福厥德不**親迎大如**又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
回以愛方國**親迎大如**初戰天作之合在治之陽在
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見天之妹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大邦華國
于大如也俛瞻也文禮祥吉也卜得吉以納幣之禮
寗其祥造舟為咨詢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
梁比船為浮橋咨詢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
咨於二號度於閭大而謀於南宮誠於蔡原而訪於
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八
虞周八士皆為虞官南宮南宮适士皆歸史記文王
也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士皆歸史記文王
到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
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

王歸之大顛闕天散宜生幣專征伐又紂賜弓矢斧

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紂為西四羑里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

紂四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

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獻洛西之地以請除

炮烙之刑紂許之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

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

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

友馬有熊九駒他物奇怪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

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

一說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

之罪得大戎父馬名曰雞斯之乘陳紂庭紂曰此何

人也散宜生趨進曰西伯之臣昌之使者紂大悅釋

西伯按文王以文明柔順得釋囚如史傳之說是

其臣以非道悅君苟求免禍既益紂之過復損友之

四書古人典林卷二帝王部下文王

德豈業難艱貞之道乎姑錄之不足信也又韓愈拘

幽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摹擬詞非實事先

儒雖謂得文王心然天王聖明衍周易司馬遷書文

僧恐是違心之諛詞今不錄衍周易王拘而衍周

易按衍周易謂繫象辭周本紀言益易文明柔順

之八卦為六十四卦非也重卦不始文王文明柔順

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德靡悔大雅比于文王其德

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德靡悔大雅既受帝祉施于

孫子靡先登岸又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美

悔無遺恨先登岸誕先登于岸設為天命文王之

辭無離畔攀援咎彼而取此無歆伐密又密人不恭

動美慕肆情以徇物岸道之極處伐密敢距大邦侵

阮祖其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

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

我稜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處其鮮原居岐之陽

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密姑姓國其阮國

地既過密人遂從阨疆以侵密所陟岡卽爲我岡而
八無敢陳兵飲水以拒我於是稍其高原徙都焉卽
程邑伐崇又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
也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衡以伐崇墉
衡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彼鹹安安是類是禡是
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衡弗弗崇墉仇仇是伐是牌
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不長夏以大無有侈大也
兄弟與國鉤援鉤車臨衡衡車皆攻城其墉城也伐
崇伐侯虎也閑閑徐綏言言高大鹹割耳類禡皆榮
名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弗弗強盛仇仇登
也肆縱兵忽滅拂疾也左僖十九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邊修教而復伐之因戡黎西
壘而降壘軍壁也備不改前而崇自服戡黎西
西伯既戡黎祖伊怨奔告于王帥叛國事紂左襄四
西伯文王黎爲不道伐之帥叛國事紂文王帥

股之叛國以事諸侯歸史記西伯陰修德行善諸侯

紂唯知時也紂而歸之按陰修德

行善史家愛良則象左襄十一周書數文王之德曰

之謬說大國良其力小國懷其德言良

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可

謂愛之文王伐崇而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良

之文王之功天下頌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

至今為法作豐天雅文王有聲通求厥靈

可謂象之作豐通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

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瀝作豐

伊瀝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瀝維豐

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駸大也求寧

求安天下也烝君也豐即崇國之地域城溝匹稱也

作邑稱其城不侈人也棘急也追先人之昆夷駢喙

志而來致其孝公功也渚者明也翰辭也

又作械拔矣行道免矣混夷駢矣維其味矣
也混夷昆夷也貌矣味息也太王始至岐下林木
阻其後生齒漸繁木拔道通昆夷奔竄
喙息德盛而夷自服已為文王之時矣
虞芮質成虞
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予
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卒事親止曰疏附相道前
後曰先後喻德宜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文王
有此四臣為之助毛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
平乃相與朝周人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太其
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
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
履君于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
大畏小懷武成
開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
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
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文王為西伯專征威德益著凡九年崩日月

照臨秦誓下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惠神刑

家于天雅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

痛也言接神維亦臨無躬亦保肆戎疾不殄

人各得其道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維離和也肅肅敬

也射朕保守也文王德純大難雖不殄絕光大亦無

瑕玷事無前聞亦皆合於法譽髦斯士又肆成人有

度無諫諍亦未嘗入於不善譽髦斯士德小子有造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人材畏少皆有所成令聞

就由其德純不已故士皆有譽成其俊又之美令聞

不已又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文

王純亦不已人見其若有所勉陳敷侯維也本宗百
世為天子文庶百世為諸侯其臣亦世世與周匹休

多士克生

又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

寧猶謀也翼翼勉也左右趣向又凡凡棫樸薪之

也思語辭皇美楨幹也左右趣向又凡凡棫樸薪之

台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濟

彼涇舟然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濟濟容貌

之美文王德盛人歸祭則有壽考作人又俾彼雲漢

髦士奉璋行則有六師追及壽考作人又章于天周

王壽考遐不作人雲漢天河綱紀四方又追琢其

也遐何通作人謂變化鼓舞之綱紀四方章金玉其

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相質也勉靈臺辟靡見孟臺

勉言不已綱總而舉之紀詳而理之靈臺辟靡見孟臺

鼓鐘於樂辟靡羅鼓逢逢朦朧奏公虞業所以懸

鐘磬樞然有文黃大鼓鏞大鐘論有倫明德慎罰
理也辟廋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
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齔寡庸祇
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
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誕父厥命怙之如父冒之如母殪戎殷武王之事
稱文王者不敢咸和萬民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
以爲己功也咸和萬民功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齔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
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
身厥享國五十年供修和有夏君奭惟文王尙克修
爲西伯庶邦有常供修和有夏君奭惟文王尙克修
號叔有若閼大有若散宜克厥宅心立政文王惟克
生有若泰顯有若南宮括克厥宅心厥宅心乃克立
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
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達庶獄庶慎文王罔

敢知于茲宅謂若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文王惟
能其三宅之心知之至信之篤也庶言辨合庶獄
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不敢下僣庶誥謹酒乃穆
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違命而已
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
朝夕曰祀茲酒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
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言惟祭用酒
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
憂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父
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
之祭之且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如欲色
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
物如見親有欲之色
周南召南
詩序關雎麟趾之
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

文王

通王化之基文王正家而後及國是桃夭朱傳女

正其始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

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兔

逸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宜又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其免之野人其才

之可用猶如此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又又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漢廣又文王之

無此若此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遠先及於江漢之關而有以變其注亂之俗故其出

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

求汝墳又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

矣雖則如燧父母孔邈宋傳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

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勞之

曰汝之勞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然文王

之德如父母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

麟之趾

又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又南國諸侯
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起興鵲巢
被文王之化

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采藥

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采藥

又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草蟲
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爭以美之被文王

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采蘋
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南

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甘棠又召伯循行南國

祭祀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甘棠
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行露
又南國之人遵召伯

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行露
以草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羔羊
不為強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羔羊

又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殷其雷
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南

四書山莊木
卷二下
文王

國化文王之政婦人以其君子標有梅又南國被文
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時標有梅又南國夫人承后妃
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小星又南國夫人承后妃
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小星又南國夫人承后妃
其下衆妾江有汜又時勝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
美之如此江有汜又時勝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
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勝見野有死麕又南國被文
江水之有汜而國以起興野有死麕又南國被文
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汚者故何彼穠矣又王姬
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何彼穠矣又王姬
諸侯車服之盛如此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
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此
武王以後之詩文王太妃騶虞又南國諸侯承文王
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騶虞又南國諸侯承文王
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干祿
春田之際草木茂禽獸多詩人述其事以美之干祿

豈弟

天雅瞻彼旱麓榛楮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弟樂易也言文王千祿有道彼瑟然之玉璫則必

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必有福祿下其躬

伯邑考

檀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伯邑考文王長子立武王權也按帝王世紀言伯邑考

質於殷與三齒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安紂烹之

以為何也對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父王曰非也

曰非也古者謂年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

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陳氏曰

修短稟於生初豈能減已之年益其子好事者為之

辭頎然長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師襄子曰子於

耳頎然長琴可以益矣孔子曰邛未得其為人也有

問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畢然高望而遠眺焉曰

邛迫得其為人矣驪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掩有四

回詩人與宋魯二王昭下文王

方非文王其孰能如此
在帝左右
大雅文王在上

舊邦其命維新
有周不顯
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
在帝
左右
不顯
不時
也
帝上帝也

宜哲文武
周頌
宜哲維人
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
克昌

之道
文武則備
君之德
故能安
宗祀明堂
孝經周公

人以及於天
而克昌其後嗣
儀刑文王
大雅上天之載無

頌我將篇
宗祀之樂歌
儀刑文王
聲無具儀刑文王

武王

事文王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
武王帥而行之
不說冠帶而養文

王一飯亦一飯文受丹書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

之約行之行萬世可為子孫恆者乎諸大夫對曰未

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

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

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

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

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歲

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恆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

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成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

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盟槃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

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

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修緒業史記武王

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牙為銘焉為銘焉修緒業即位太公

四書古人典林卷十一帝王邪下武王

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
載木主
又武王觀兵

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至于盟津為

文王本主載以車中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按

本紀言九年觀兵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
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

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編告諸侯曰殷
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十一年十

告商罪
武成惟一

二月戊午師渡盟津此說不足信
二月戊午師渡盟津此說不足信

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
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

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
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一月周之正月旁死魄

犯三妖

說苑武王

追贈之也仁人太公周召之徒
臣

有戎之隧大風折旃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
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諫曰此
其妖歟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曰不利以禱祀利以擊衆故武王順天地
犯三妖而擒紂于牧野其所
見者精也
孟津誓
孟津王曰嗟我友邦豕君越我御士庶士明聽誓惟
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寡聰明作元后元后
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
政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勦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
邦豕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君弗事上帝
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
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

力度德同德度義愛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惟有臣三
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
與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爾書賜予一人永清
河朔誓
四海時哉弗可失
河朔誓
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
爲善惟日不足凶人惟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
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
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
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
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
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
祥我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
人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敢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助哉夫
于罔或無畏享執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
角鳴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下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
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
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削賢人之
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解棄典
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說
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率予一人恭行
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
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茲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
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
多有享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
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爰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

祝斷也

魚躍火流

史記武王渡河中流

天降是喪

亡

魚躍

入王舟中王

俯取以祭

既有火

自上復下

至牧誓

牧誓時甲子

于王屋流

其色赤

其聲魄

云牧誓

牧誓時甲子

于商郊牧野

乃誓王

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

以麾曰逖

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

友邦豕君

御事司徒

司馬司

空亞旅師氏

千夫長百

夫長及庸

蜀羌蠻微

慮必濮

人稱爾戈此

爾于立爾

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

有言曰

牝雞無晨

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

惟婦言是

用昏秦厥肆

祀弗咎昏

秦厥遺王

父母弟不

迪乃惟

四方之多罪

逋逃是崇

是長是信

是使是以

爲大夫

師士俾暴虐

于百姓以

姦尤于商

邑今予發

惟恭行

天之罰今日

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

步乃止齊

焉助哉夫

助哉不愆于

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

乃止齊焉

助哉夫

子尙桓桓如

虎如貔如熊

如羆于商

郊弗迂克

奔以

役西土助哉

夫子爾所

弗助其于

爾躬有戮

牧在

朝歌南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對擊微在巴對盧
彭在西北八國素所服役乃爰約束以戰者稱舉比
竝也先告以坐作進退之法戒其輕進又古以攻殺
擊刺之法戒其貪殺勿逆克奔能來降者勿迎擊也
陳牧野大雅薦生武王保佑命爾變伐大商殷商之
族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馴駟彭彭維師尙父
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發和也
順天命以伐商也矢陳侯維也衆心猶恐武王有疑
故勉之涼佐也會朝會職之且魯頌至于文武續大
王之緒致天之居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屈極也致天命絕商之極其慮也武成既戊午師渡
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發率其旅
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唯徒倒戈攻于後以
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史記武王率戎車三
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三千人以東伐紂諸侯

兵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之十萬人距武
王武王使師尚父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
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皆倒兵以時以別武王武王
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
自燔於火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臨諸侯諸侯畢拜
武王從至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武王使羣臣告商百
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按湯伐桀放之
而已武王伐紂紂既自焚則亦已矣而本紀又言武
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
黃鉞斬紂頭縣太白白之旗不亦太甚乎汲冢周書亦
有此說不足信且焚死則身盡而周書謂紂服天智
王身不銷亦妄說也楚辭天問云列擊紂躬叔旦不
嘉周公既不嘉此事豈聽武王爲之乎蓋周人妄傳
之耳懸首太白白事不見經文家不可輕用又武王
告紂以甲子受天命史記及紂宮周公把大錢畢公
事見膠鬲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

陶天皆執劔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七叔鄭奉明
永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率牲尹佚筮祝
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厥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
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楚武王再拜
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順天應人湯反商政乃反
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商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
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偃
武修文又朕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
天下受命于周又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
弗服追王三王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邊
始追王三王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
下諸侯執豆蓬迨奔兗追王大王文王已備禮大王王
昌不以卑臨尊也

季但尊稱其號若王者禮祀周廟武成丁未祀于周廟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備

走執告武成又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羣豆蓬

后又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

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

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垂拱而治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又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悖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遏劉周頌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遏劉止殺也

耆致養晦又於鑠王師遄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也介甲也武王有於鑠之師而不自用

遯自循養與時皆時既純光
殷豐年又綏萬邦屢豐

矣然後一我衣而天下大定
傳 敷繹思文文王既

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
貌 敷繹思勤止我應

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桓桓武貌
敷繹思此

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
周之命於繹思

言大封功臣之意武王布此文
王功德之在人而可

繹思者以資有功而往求天下
之安定諸侯受封賞

者當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
按此詩名資序云大封

於廟訪箕子詳箕訓旅獎旅獎惟克商遂通道于九

也乃作旅獎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保乃作旅獎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
用王乃昭總之致于

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

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

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

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
性不畜珍禽奇獸不存于國不寶遺物則遠人格所
實惟賢則遇人安鳴呼夙夜罔有不勤不矜細行終
累其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
乃世王西旅西方箴王闕左襄四背周辛甲之為
蠻夷國蔡大高四尺箴王闕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
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執競周頌執競武王無競維
息之時邁父時邁其邦昊天其于之賞右序有周薄
心也時邁言震之莫不震懼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
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承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此巡守而朝會祭告
之樂歌言我以時巡行諸侯天其于我乎右序序次
事動體懼懷來柔安也式序在位慶讓黜陟之典也
肆陳也夏營洛邑史記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
中國也

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王城本郊鄆周公所築在
河南縣北九里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之至敬王乃
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我武王有都宅鎬京
洛邑之志稍營之其後周公乃復作之也宅鎬京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維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于武王烝哉
哉皇王武王也烝若也武王遷鎬在豐水配于京
束仕事也飲遺孫謀以安翼于故不得不遷配于京
又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
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三后大王王季
文王配對也武王繼其位以對三后于鎬京作求起
而求之成王者信於天下又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永言孝思孝思維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媚愛也一人謂武王嗣服嗣先王之事

又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
祜四方來賓於萬斯年不遐有佐繩其祖武謂後
世能繼大武樂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
其迹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

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
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
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
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
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耶
之聞諸襄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武樂先擊鼓備
戒已久乃作舞賈言武王憂不得士衆之心故久而
後出戰聲長而連延者恐諸侯後至故長歌以望之
初舞即發揚蹈地猛厲者衆武王及時伐紂之事坐
跪也意讀爲軒舞人有時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軒
仰賈言舞法無坐也武樂有貪商之聲似欲取紂之
天下賈謂典樂者失其傳而爲此也又賓牟賈起免

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
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昔者語矣夫樂者象成者也
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舞
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如而北出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驅伐盛威於中國
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武樂六成立四表由南至北復自北還南各有所
象二人夾舞者振鐸以爲節舞者戈矛圓次擊刺象
伐紂也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夾之而進象武士
事早成也綴舞位相連綴也又且女獨未聞牧野之
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荆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
氏之後於杞授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
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鉞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
 千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藥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
 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拊笏而虎賁
 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
 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
 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祖而制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隨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
 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武有七
 畔同藥建讀為鍵鎖也藥賴也建藥閉藏之
 總謂禁暴戢兵保大定功步
 寧王大誥寧王遺我大
 民和眾豐財詳楚莊王
 王為寧王以其
 克商而安天下

成王

出計

保傅師

賈誼疏

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

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

少皆上大失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

博聞有道德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

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

也

抗世子法

父王世子成王幼不能前昨周公相踐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達冠頌

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抗舉也冠頌武王

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旦冢宰攝政治天

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

公命祝雍作頌曰遼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

民遠於年舊於時惠於財親賢可任能其頌曰命月

民遠於年舊於時惠於財親賢可任能其頌曰命月

武王成王

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袞職欽若昊天六

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袞職謂天子之職業

免喪朝廟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

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延訪羣臣又訪予

不忘成王免喪朝廟作此詩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

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

以保明其身落始也昭考武王也悠遠也判渙

分散也成王既朝廟作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熙光明又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

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

行成王述羣臣之戒而答之佛彌通賴羣臣輔我

所負荷之任示我親迎周公詳周東征大誥天誥王

以顯明之德行

大詰爾多邦越爾湖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
其有能格知天命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
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武庚未叛
龜兆已預告果蠢動又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
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
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枚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
朕卜并吉武庚以小厚之國敢大紀其既亡之緒
知我有三叔之隙民心不安故敢言將復殷業而鄙
邑我周邦也民之賢者有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
繼嗣武王所圖之功戎事休美以卜升吉也又爾庶
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
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達卜言
由三叔兆彙端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又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
遺大授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

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功此渙責邦君御事之避事又若昔朕其逝

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

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樓厥考翼其肯曰予

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印粒寧王小恙周頌予

大命此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小恙其懲而

茲後患莫予并蜂自求中整肇允彼桃蟲折飛維鳥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篇名小恙謹之於小也

并使也桃蟲鵽鵽小鳥折飛貌鵽鵽化爲鵬蓼辛苦

之物成王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使蜂而得幸整

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爲定鼎左宣三成王完鼎于郊

大鳥蓋指管蔡之事定鼎鄒下世三十年七百

天所命也郊鄒今河

南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命周公治洛洛誥王曰公予

于周命公後

戒農官周頌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

臨周公治洛

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

百穀此皆戒農官之詩征弗庭萬邦巡侯甸四

征弗庭厥兆民六服華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

正治官弗庭弗來庭者揚成王嘗伐淮夷踐奄滅

蒲姑左昭四成有岐陽之蒐晉作王會汲冢

滅唐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越裳朝尚書大傳越裳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越裳朝氏重九譚來朝

職來獻欽垂法厥後作王會越裳朝氏重九譚來朝

曰海不揚波三年矣鳳凰翔周書附錄鳳凰翔庭成

意者中國有聖人乎鳳凰翔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

今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思澤臻于胥

樂分民以寧按卷阿詩言鳳皇是當時有此事而

周公既召公亦有游卷阿大雅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鳴鳥不聞之語游卷阿大雅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其首召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刑措史記成康之

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以為戒刑措世天下安寧

成王

刑措四十
餘年不用
夙夜基命
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

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基命積累以承藉天命也宥

宏漢密靜密也周語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

昭能定武烈者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四和故

曰成按此詩為頌成王舊說謂文武自勤以成其王

功者顧命頌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憚甲子王乃洮

井是顧命頌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

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

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

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龔麗陳敎則肄肄

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

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

朕言柔遠能迓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侗

成王自謂亂治也釗康王名

侗

厲王夷王于諡法殺無辜曰厲

監謗

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

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

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

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宜

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

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用榮夷

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彘晉地

又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

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

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者人者將導利而布之

上下者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榮公若用周必敗既

榮公為卿士諸侯

汾王厲王流于彘近汾水謂之汾

不辛王流于彘

厲王

主

幽王

宣王于諡法

三川震

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

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大國必依山

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

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嬖褒姒史伯

曰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檠檠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

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收爲入天之命此久矣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伺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請其祭而藏之吉龍亡而祭在積而藏之及

般肅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蔡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伊婦人不悻而譟之化為元龜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并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有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襄莒人入于王王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山桑木為弓箕木為服服盛矢者蔡龍所吐床龍之精氣小雅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時周未滅以褒姒淫妒譏諂豔妻小雅皇父卿士番維司徒王敦之知其必滅周豔妻家伯家宰仲允膳夫樂子內史躒維趣馬楸維師氏豔妻嬖方處豔妻褒姒言所以致變之由小人用事於外嬖妾豔惑於內哲婦大雅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泉為鵲教匪誨時維婦寺哲婦指喪黜申后小雅白華菅姒婦人與奄寺常相倚而為奸黜申后小雅白茅東兮

幽王

之子之遠俾我獨念又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王娶申女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后作此詩之子幽王也猶舉燧燧史記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故不笑王圖也舉燧燧為燧燧大鼓有寇至則遂舉燧火諸侯悉至王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王說之攻殺驪山又號為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攻殺驪山射父佐巧奸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犬子申侯怒與緡大戎攻幽王遂殺王驪山下

平王

出辭

小弁

全詩詳典
林文學部

立平王

史記幽王廢申后去犬子宜白申侯怒與緡犬戎攻殺幽

王諸侯共立宜白是為平王晉東遷洛又平王立
 文侯鄭武公迎宣白于申而立之東遷于維
 邑避戎寇左昭二十六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
 若用愆厥位攜王如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

鄒 攜王 註謂伯服竹書紀年伯服殺死號公翰 依
立王 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後為晉文侯所殺

晉鄭 左隱三 我周之東遷晉鄭 命文侯 文侯之命王
焉依 晉文侯鄭武公也 若曰父義和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

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

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

天之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

或省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

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承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

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聞人汝多修

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

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

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

成爾顯德 義和晉文侯字嗣造天丕愆嗣位之初

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滕氏曰讀文侯篇知東周

周書中典 卷二 帝王部下 平王

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

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知平

王之無王風集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朝會諸侯

志也王風集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朝會諸侯

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閔

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閔

泰離又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其所見戍申戍許王風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

以起興戍申戍許王風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

歸哉又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又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平王以

申近楚遣畿內之民戍之甫許申之與國戍者怨思

作此詩申侯平王不共戴天之讎王知有母而不知

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

復離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其忘親逆理得

罪於天甚矣且不能行其政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
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則其衰懦微弱得
罪於民又可見矣詩云然
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三

四書古人典林

卷之三帝王部下

平王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三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古臣部

后稷

生后稷

天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

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逢不圻不

嗣無蕃無宮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

子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冰易覆翼之易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

訐厥聲載路姜嫄有邠氏女帝嚳高辛之世妃禪

祀祀郊謀求子弗祓也帝上帝武迹敏搏歆動震振

祀祀郊謀求子弗祓也帝上帝武迹敏搏歆動震振

也。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然。如有
人道之感，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有娠。彌月終十月，
也。逢小羊，如羊子易生，無圻裂，害之苦，是顯其靈。
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無人道生子，故棄之，而屢有
異。始收養之。史記初，**好種蔬**。天雅：誕實匍匐，克岐克
欲棄之，因名曰棄。**好種蔬**。天雅：誕實匍匐，克岐克
荻，蒹蒹，蒹蒹，禾役，穰穰，麻麥，嚙嚙，瓜瓞，啍啍，岐嶷，峻
茂之狀，就口食，自能向食也。荻蒹，大豆，旃旃，揚起也。
役列也。穰穰，美好，嚙嚙，茂密，啍啍，多實也。言能食時
已有種殖之志，其天性然也。史記：棄為兒時，游戲好
種樹，麻蒹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封有邰**。天雅：誕后
地之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封有邰**。天雅：誕后
所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哀，實
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有相之
道，言盡人力之助也。堯以其有功，封於邰，使即其母
家，祭之主。姜嫄之祀，舊頌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

是依無災無害。關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植穡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濟馬之緒。有下國。封命播穀。舜典於部也。史記堯舉棄為農師。封於部。命播穀。舜典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奏艱鮮。益稷禹曰。予決九百穀。后君也。稷田正官。奏艱鮮。川距四海。漭汭。汭。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饑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且血食。及水患。悉平。遷徙有無化。降播種。呂刑稷降播種。農殖其居。積民始得粒食。降播種。嘉穀。天雅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狂。是負。以歸肇祀。稷降嘉種。於民。秬。秠。黍。也。糜。芑。梁也。稷。始受國。封殖天下。左昭九后稷封殖。天下為祭主。故曰肇祀。封殖天下。左昭九后稷封殖。天下下為烈。表記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嚙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不欲

以仁自居，但自謂建邦啟土。武成惟先王建邦啟傳，便習民事而已。

祖配天。大雅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祖配天。大雅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

印，我也尊祖配天之祭，香始升而上郊祀。孝經周

帝已安饗之，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郊祀。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始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

夏，立粒通來牟，麥也。稷之文德可配天，烝民粒食，

莫非其德之至，貽我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

陳其君臣父子之道於國中。**祀稷**。左昭二十九，稷田

自商以司嗇。郊特牲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

契

來祀之司嗇。郊特牲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

元鳥發祥

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元鳥既也春分元鳥降高辛氏妃有娥氏女簡狄祈於

郊禰就遺卵吞之而生契又濟哲維商長發其祥洪

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幘既長有城方

將帝立子生商有娥契之母家禹治水作司徒

時有娥始大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五倫之名位等級也民成

敷五教在寬五品五倫之名位等級也民成

司徒而民成

國語作輯和也

成封商賜姓

史記舜封契于商賜姓

元王

商頌元王桓撥愛小國是達愛大國是達率履

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言其無所不安

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既發以應之至契孫相

土商益大四方

歸之截然整齊

臯陶

列八愷

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敷壽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

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此作士
舜典帝曰臯

卽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臯陶也
陶璜夷猾夏

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惟明克允士理官也此以士一官兼兵刑

之事隨時制宜也服服其罪三就就刑有三處五流

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三居遠近之差允信服也

邁種德

天禹謨帝曰禹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惟帝念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於民

而民懷服帝常反復思之無有易於

明刑弼教曰臯

陶惟茲臣庶罔或下予正於位士明于五刑以勸
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正政弼四方風動又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
輔也

昌言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

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為君能

信蹈其德則臣所謀皆明所弼皆講修身永思篤親

施德之事也庶明知人安民又皋陶曰都知人惟

勵翼謂羣臣勉輔知人安民又皋陶曰吁咸若時惟

帝其行九德又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

難之行九德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

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

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

象日嚴祗敬六德允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

又在官百僚師帥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皋陶

載采采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驗也亂治擾馴墜實

也浚治亮明也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君能合受

布用則九德之人皆事**兢業圖幾**又無教逸欲有邦

其事百僚相師法也**兢業圖幾**又無教逸欲有邦

日萬幾無曠庶官大工人**典禮命討**又天叙有典勅

其代之幾者事之微也**典禮命討**又天叙有典勅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

懋哉君臣同其寅畏**聰明明畏**又天聰明自我民

協其恭敬所謂和衷也**聰明明畏**又天聰明自我民

民明威達于上言**底可績**又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下敬哉有士言**底可績**又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象刑惟明**益稷帝曰臯

惠順於理也思曰當作日**象刑惟明**益稷帝曰臯

方施象刑惟明明罰**勸言**又帝歌曰股肱喜

當罪可以畏服乎人**勸言**又帝歌曰股肱喜

當罪可以畏服乎人**勸言**又帝歌曰股肱喜

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
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廢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戕哉股肱惰哉萬事墮
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大言而疾曰虞續也教
祇德呂刑上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淑問淑問
如咎陶聽直楚辭命咎皋陶之刑左昭十四已惡
善問也聽直陶使聽直皋陶之刑而掠美為昏貪
以敗官為墨殺人忌為賊夏不祀又文五楚滅六
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不祀又滅蓼賊文仲
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良哉六與蓼皆皋陶後

益

作虞

舜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
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益

益

益

益

帝曰俞往黃汝講若順也上奏鮮食益稷禹曰予

下山林藪澤也虞掌山澤之官

刊木蠶絲奏庶和光德天馬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

鮮食而食也

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戒怠荒又益曰武乃文皇天眷命

稱堯德以勉舜也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息

無荒四征苗贊禹又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

夷來王征苗贊禹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

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

母負罪引慝祗載見警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

感神矧茲有苗禹拜相翳史記秦本紀大費與禹平

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相翳水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

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

陶阜游爾後嗣將大出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

歌多馴服是為相驛舜國好厥氏
秦趙之祖厥姓之先一名伯驛尚書謂之伯益尋檢
史記上曰諸文伯驛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
家叙伯驛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耶抑亦
謬誤

伊尹一名

適夏歸亳

入自比門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注適

夏湯進於桀桀惡其政不能川賢故還鳩汝方二人

湯之賢臣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

皆亡疏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湯欲以誠輔

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更記方作房

按割烹要湯孟子已辨之而史記猶有為有莘氏

嬖臣負聞組以滋味說湯之說呂氏春秋則造出說

伊尹

湯至味之言楚辭天問亦有腰有莘求元聖湯誥求元聖

婦絲鵠節玉后帝是饗之云今皆刪降于卿士實維阿

與之戮力也阿衡商書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

元聖伊尹也阿衡商書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

上伊尹官名係衡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

衡尹官名係衡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

有若係衡恥撻市說命下王曰昔先正係衡作我先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辜見伊訓伊

時予之辜佐我烈祖格于皇天曰時予辜見伊訓伊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

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監夏桀又曰鳴呼古有夏

有元祀太甲即位之元年監夏桀又曰鳴呼古有夏

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察暨身獸魚鼈咸若于其

子孫弗率皇天降災般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

哉自嗣德在初

又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

惟親立敬惟長

始述湯德又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

于家邦終于四

海述湯德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

明為下克忠與

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子陳風

有萬邦厥惟艱

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德又制官刑儆

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

有侮聖言逆忠

直違者德比頒童時謂亂風惟茲三

風十愆卿士有

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

亡臣下不匡其

用言災祥又嗚呼嗣王祗厥身敬哉

畢具訓于蒙士

言災祥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左右宅

惟德罔小萬邦

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左右宅

師太甲上惟嗣

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

師諷天之明命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無綏華方惟尹躬克左右厥

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緒左右成湯以居民衆祇

厥辟又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厥辟其後嗣王罔元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

在毫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欽厥止又王惟庸

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敢殲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

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

萬世有辭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

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營桐宮又王未克變伊尹

無不中止者至善之地也營桐宮曰茲乃不義習與

性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

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總言我不可使其狎

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近奉王歸亳

湯慕朝夕哀思典起其善以是訓之

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牽鬬王歸于亳
作書曰民非后罔極咎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勉懋德**又伊尹拜手稽首
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勉懋德**曰修厥身允德協
下惟明明后先王于惠罔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竝其有邦厥鄰乃曰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
乃烈祖無時豫息奉先思孝接下去思恭**申詰王**太甲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下之休無斁**申詰王**伊
尹申詰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
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和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
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
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
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

亂舊政臣周以龍利光
戒一德威有一德伊尹既復
成功邦其承乎于休
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係厥位厥德
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
監于萬方敢迪有命眷球一德俾作神土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
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
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狂官惟賢才左
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
一德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
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
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一德純一之德

協于克其木
原統會者也

蔡朱

即仲

為左相

左定元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

奚仲為禹掌車服大仲誥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

夫仲虺奚仲之後仲誥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

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

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

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又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佐賢輔德

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德日新時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

中曰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

伊尹 業朱

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既釋湯之慙因以勸勉之自得師者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無拂逆之謂也仲虺之論遡流而源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可爲帝王之大法

傳說

夢良弼說命上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軀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其精神所格非偶然也築居也更記王恭默思道夢得聖人名曰說使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巖見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國大泊故號曰傳說

殷一作傅險竹靡罪人一說虞號之界過道所經有
淵水壞道當使竹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隨居貧不
能自給乃代胥靡築命納誨說命上命之曰朝夕納
之以供食見書疏命納誨說命上命之曰朝夕納
作礪若齊巨川汝舟楫若歲大旱汝作霖雨
政乃心沃朕心若藥弗臝眩厥疾弗瘳若弗視地
厥足用傷惟賢乃條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
施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
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說進于王
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說進于王
說命中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
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簡惟于戈省厥
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厥
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勸動

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
育備有備無患無敗罷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
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予言予罔聞于行說
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命交修王
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命交修
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
予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苦作酒
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學古訓區說曰王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學古訓人求多聞
惟時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
庶法阿衡又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成仰朕德時乃
位風股肱惟人其臣惟聖昔先正係衡作我

先王曰子弗克厥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丁
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
尚明保予罔解阿衡專美有商惟唐非賢不又惟賢
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
曰敢對揚天**比列星**莊子傳說得之以相武丁乘東
子之休命**比列星**維騎箕尾而此於列星楚辭奇
傳說之託辰星尾宿有天策星一名傳說相傳傳
說沒而神託於此蘇軾云生有自來逝有所為故申
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
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微子

名啟

微子附

與箕子寧互考

數諫

殷本紀紂愈淫亂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

師謀遂去紂微子之去殷本紀叙於前與論
語合宋世家叙於箕子奴比干死之後謀父師少師
而曰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非是謀父師少師

事

傳說

微子

微子微子苦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西方我祖
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
不小大好草竊茲完婚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小民力與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
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無
子紂庶兄痛殷將亡謀於父師箕子少師比干民無
小大皆好為姦卿士亦相師非法上下客隱民無畏
懼又言紂發出顛狂吾家老成皆遁荒野今詔出迪
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隳之事將若之何
又父師若曰王子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
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我乃顛隳箕子言商若淪喪我無臣僕他人之理
告微子以去為道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
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
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

商家宗祀

禮命微子

在信六楚子固許許男而縛銜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散如是武王親釋其縛

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

之祓除凶之禮蔡氏曰按左傳則微子適周乃在

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按史

記言太師疵少師彊持其祭樂器奔周又言微子持

祭器至軍門後遂誤以抱祭器奔周為微子之事又

或疑微子無面縛銜投殷後樂記武王下車投殷之

轍之事當是武庚投殷後樂記宋王下車投殷之

辭詩周頌有客疏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

微子啟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已言投

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

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為殷後也舉徙謂微子

在殷先有國邑今建上公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

舉而徙之別對宋建上公元微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

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
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
忘上帝時欽下民其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
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
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
式俾我有周無敕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成王
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象賢謂子孫象先
聖之賢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賓
以客禮遇之左傳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牖焉有
喪拜焉者也賁有事牖謂歸祭肉有喪拜謂來弔喪
王拜有客白馬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萋
謝之有客白馬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
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
孔夷客微子白馬仍殷之舊萋萋敬慎猊敦琢選

擇也旅卿大夫從行者也再宿為信此微子來見祖廟先言其始來次言其將去後言其歸之也淫威川天子禮振驚又振驚于飛于彼西離我客其止亦有樂也斯客在彼無惡在此無數庶幾夙夜以

祭之詩言其容貌修整如鸞之白也彼其國也振驚之客

有振驚之客謂車服舍孫立衍而衍也衍微子舍其孫

弟微仲也立弟殷禮

箕子名胥餘與微子比于事互考

歎象箸宋世家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自靖自獻微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今爾無指告子顛隲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

箕子

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嘑其耆長舊有位人今
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
殷民用又離飲召敝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
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
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自靖人自
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父師箕子方與沈亂于酒
此咎微子沈酗于酒之語嘑其耆長此咎微子發狂
耄遜之語攘竊犧牲此咎微子草竊盜先之語召敝
讎不怠此咎微子相爲敵讎之語言商今有災我出
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無臣僕他人之理告子以去
爲道我舊言安立子者適以害于子若弗去商祀始
顛墜矣此咎微子淪喪顛隤之語又告以去就之義
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安以自達其志
於先王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遜也
紀比干諫剖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宋世
家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

佯狂囚奴

殷本

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明夷**艱貞也明夷象曰利艱貞晦其明誓囚奴正上**明夷**艱貞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釋箕**陳洪範**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乃言明不可息也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釋囚成子囚**陳洪範**曰嗚呼箕子惟天陰臨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叙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洪範發之於禹箕子增益以成篇歟

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數有九原出於天緣逆
 水性故帝震怒不以與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
 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封朝鮮前漢地理志殷
 九疇詳見尚書此不具載
 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民犯禁八條是以其
 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
 仁賢之化也一說武王麥秀歌宋世家箕子朝周
 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說臣
 麥秀歌過故殷虛感宮室
 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
 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
 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好兮所謂
 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比干

與微子箕子事互考

少師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之而比干獨
 少師比干蔡氏曰

無所言得非安於義剖心史記微子去比干曰為人
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剖心臣者不得以死爭強
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封墓武成封比干
比干觀其心泰誓剖賢人之心
殷人咸喜曰死猶封墓
刊其墓況生者乎

膠鬲

鬲呂氏春秋膠鬲遭殷末之亂報師期伐殷至
鮑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
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
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日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
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
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
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

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不對殷亡又武王入殷問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

周公

壇墠禱疾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

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其遺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鳴

乎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
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計
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籒見書乃并
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
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
中王翼日乃瘳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
之責于天不多材多藝見辟居東都父武王既喪管
可令其死也多材多藝上叔及其羣弟乃
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
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得管叔名鮮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武庚管蔡流
言而不及武庚所以演著三叔之罪辟辟於東都也
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作鳴鵩父
於地下一年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作鳴鵩于
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鵩王亦未敢誚公幽
風鳴鵩鳴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鸞子之

閱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繡繆牖戶。今女下民。
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瘁。
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翬翬。風雨
所漂搖。予維音哢哢。鵲鵲惡鳥。比武庚既敗。晉蔡
不可更毀我王室。拮据手口。其作貌取。蔡以藉觀之。
巢蓄積。相聚也。譙譙殺也。脩脩敝也。哢哢急也。觀之。
子。爾風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邇豆有踐。周公居
東。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衣衣繡裳。又九戩之魚鱗。
見公之難。今得見之。易。衣衣繡裳。鮐我觀之子。衮
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
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
使我心悲兮。此亦東人喜得見周公。德音不瑕。又
願其且畱之也。公歸無所言。公豈無所。德音不瑕。又
跋其胡。載窺其尾。公孫頤膚。赤舄几几。狼臬其尾。載
跋其胡。公孫頤膚。德音不瑕。周公雖遭疑謗。所以

應之不失其常孫讓碩大膚美也言公自成王迎歸
讓大美不居耳凡安重貌德音令司也
金滕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
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
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流曰其勿
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
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東征
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新作親東征
蔡傳成王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東山
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東山
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又自我不見于今
三年周公東征三年既歸作此詩以勞歸士
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我
人斯亦孔之將軍士以周公勞已之勤故答其

意厥斧缺斨雖勞甚矣然公之為此將使
四方莫敢不一於正其哀我也大矣
世子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
以善成王也闢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
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履為之
舉世子法於伯禽而善成王是迂曲其事又成王有
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朝明堂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
成王世子之道也朝明堂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
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周公
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
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大服按天子成王也家語孔子觀乎明堂有
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王肅
註云世之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
作洛邑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于明辟

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
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
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
宅其作周匹休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拜手稽
首諱言復報也謂成王爲子明辟者親而尊之也
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澗水東下都也食音史先定
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史記成王在豐使召公
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吉營築塔九
閼焉曰此天下之中遷殷民王命大德于天下用克
四方入貢道里均也遷殷民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
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遷殷頑民遷于
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
無虞予一告多士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
人以寧告多士告商王士王曰今朕作大邑于茲
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
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今爾惟時宅爾邑

繼爾居爾尚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周公以王命呼多士
而告**告多方**曰猷告爾四國多方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
之**告多方**曰猷告爾四國多方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
年商奄又叛成王滅奄周公以王命告多方諸誥辭
大略皆因般人心不服而作蓋般七王之德淺是以
天下粗定人即念殷雖以武王主陝以東公羊隱五
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莫能禦也**主陝以東**公羊隱五
者周公**嚴父配天**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上之**嚴父配天**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封魯**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嚴敬也**封魯**
殷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敦治之也咸同也輔佐之臣同有其功
周公亦與焉公羊文十二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

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也。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又左傳：訂祝鮀按：封魯，因商奄之民，奄都曲阜，在滅奄之後，成王即政之年，有封魯者，非也。即**戒伯禽**。韓詩外傳：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曰：魯者，非也。亦不賤矣。然我一日往矣，汝無以魯國驕士，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作。七月，傳：周公以成王未之知，祿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戒無逸。周公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祿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低以萬民告立政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惟正之供告立政子王矣用咸告于王曰王左右常

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又鳴呼孺

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

知厥若又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

爾我欲聞農落造周公曰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國家言欲週休田野惟明農事公有歸老

之誕係受命又惟周公誕係文武受命惟七

志又惟公德明光賜重祭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

施又惟公德明光賜重祭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

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

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

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

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

周王豆雕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琬
獻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
積楊而舞大夏珠東夷之樂也狂南蠻之樂也納夷
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祭統昔者周公旦
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
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
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
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
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
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按記禮者之言如
此先儒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而竹書紀年云
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
角如魯諭止之豈周衰而魯自僭用之與魯頌但頌
錫山川土田附庸而不言賜祭是亦一證也孔子曰
魯之郊禘非禮也**觀周**家語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
也周公其衰矣矣**觀周**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

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周禮在魯

左昭二晉

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周公之亂

又僖二十四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亂也六國周公後

召公奭

出註

分陝

公羊隱五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召南

詳典林文學類甘棠

召南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蔽芾盛貌芟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敗折拜屈

辟國百里

大雅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文王之世召公治內周

說舍也

公治外其化自此而南江封燕史記召公奭與周同
漢之間服從之國日益衆姓武王封召公於北
燕訓旅葵旅葵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
召公也營洛邑召誥太保乃保旅葵用訓于王太保
評武王營洛邑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告成王
又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
後周顧異于民鼎鼎險也又王敬作所不靜不敬
德又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卷阿矢音大雅有卷者
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阿矢音阿飄風自南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召康公從周公留
成王游歌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以爲戒
君讀蔡傳召公告
君而去周公留之

太公

呂尙

史記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

尙

字牙後

太公望

說苑呂尙嘗屠牛於朝歌賣飯

號爲師尙父

善養老乃歸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

非龍非鰲非虎非羆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至于磻

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

其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此也西伯因載以歸

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

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

公望

史記

奉丹書

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尙

大同小異

父問焉曰

黃帝顓頊之道存乎

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

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而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

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

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

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

孫恆者此言之誓蒼兕史記武王師行師尚父左杖

謂也詳武王誓蒼兕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

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鷹揚天雅維師尚

斯遂至盟津蒼兕主舟楫官鷹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發揚蹈厲樂記夫樂者象成

如鷹之飛揚涼佐助也發揚蹈厲者也發揚蹈厲犬

公之志也武樂初舞時手足發謀居多更記武王

揚蹈地猛厲象太公鷹揚之志謀居多討紂之罪

散錢發粟封基釋囚遷九則脩周封營又封功臣

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封營謀士師尚

父為首封尚父賜履左傳四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

於營王曰齊賜履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

四書五經卷之三十五大公

征之履所踐履之界史記索隱曰今淮南有穆陵門
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受封境界所
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表東海左襄十四王使劉定
所至之域按索隱說是表東海公賜齊侯命曰昔伯
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
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昨報表顯也又
襄二十九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東海
之修政治齊史記齊世家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
表齊爲大國質殖傳太公封于營上地瀉鹵民人寡
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機
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甲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
往朝焉魯世家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
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詳魯公一說
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
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淺弱矣
立九府前漢食貨

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貨實於金
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東於帛太公退
又行之於齊周官太府玉

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
皆掌言兵者財幣之官圖謂均而通也
刀泉布皆錢之名

宗史記呂尚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
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按六韜陰府皆託太公

為**反葬於周**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
之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

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太公封齊周為太師死遂葬於周子孫五世皆從先人之兆

畢公榮公太顛閔天註出
散宜生南宮括出註即伯适

歸文王史記文王禮賢下士太顛閔天散宜
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輔文王

太公畢公至南宮括

晉語文王卽位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閔天而

謀於南宮誡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

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南宮修和有夏君夷周公曰

宮南宮适也畢榮畢公榮公修和有夏惟文王尙克

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文王能修治變和諸夏者

有五臣尙書大傳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

爲之輔學太公學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羗里

獻寶以求名馬詳文輔武王君夷武王惟茲四人尙

免文王求名馬王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四人能昭王遂覆冒天

下天下大盡同心同德泰誓予有亂臣諫三妖散宜

稱武王之德同心同德十人同心同德諫三妖生事

詳武執劔衛武王及紂宮散宜生太

釋囚表閭

王顯聞天皆執劔以衛武王

又武王命畢公釋百散財發粟又命南宮括散鹿臺
姓之囚表商容之閭之財發鉅橋之粟以
賑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闕寶玉封墓又命閼夭封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比干之墓為東伯康王之誥
下諸侯主以二伯畢公繼周公為東伯也係釐東
郊畢命王朝步自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係
釐東郊王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
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康王命
畢公係治成周

八士

八虞

晉語文王卽位詢于八虞尹氏汲冢周書武寤

注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尹氏八士太

師三公咸作有績又和膳解王乃厲南宮周書克殷
翼于尹氏八武王賢臣解乃命南
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閭
按此則八士為尹氏又為南宮氏尹其本氏南宮其
分族也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尚書所謂
南宮括即伯適是為文武時人鄭康成以為成王時
人劉向以為宣
王時人皆非是

君陳

出註

尹東郊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繼周

公治下都按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即君陳周公子伯禽弟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三

畢